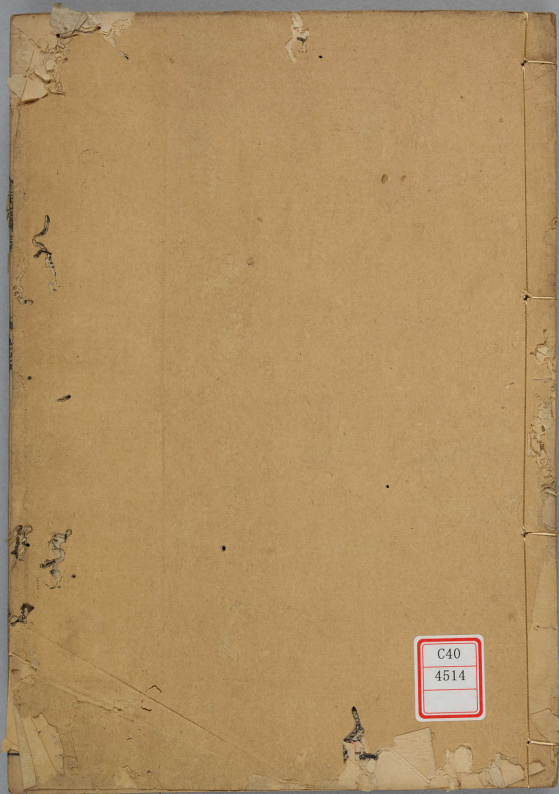




C40
4514

C40-4514



B 64853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六

後學性一閱

比丘普照梓

無示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落階級又無摸
索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到這裏若有一絲
毫解路猶滯言詮尚拘機境盡是依草附木直
饒便到獨藏處未免萬里望鄉關還構得麼若
未構得且只理會箇現成公案試舉看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舉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作什麼一峯

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鬼眼睛

子肇頭僧亦云是什麼泥彈子鮮拍峰低頭

戴角爛泥裏有刺如龍無足似板箭鋒相拄僧後到巖頭

歸庵蛇有角就中難為措置也須是閑過始頭問什麼處來也須是作家

得同道方知往納敗關若不僧云嶺南來傳得什麼消

同參洎乎放過見雪峯麼頭云曾到雪峰麼勤破了多時

僧云曾到實頭人難得頭云有何言句便恁

也僧舉前話便恁麼去也頭云他道什麼又納賊

口便打失却重重納賊關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又納賊

道他是什麼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

洪波浩渺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癩

白浪滔天牽伴不必須彌也須粉碎僧至夏末再舉前

且道他團續在什麼處話請益已是不惺惺正賊去頭云何不早問

好與掀倒了多時賊過後張弓僧云未敢容易這棒本是這僧喫

智已是兩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

僧舉前

卷

上

同條死

漫天網地

要識末後句只這是

賺殺一船人我也不

信泊乎分疎不下

大凡扶墜宗教須是辨箇當機知進退是非明殺活擒縱若忽眼目迷黎麻羅到處逢問便問逢答便答殊不知鼻孔在別人手裏只如雪峰巖頭同參德山此僧參雪峰見解只到恁麼處及乎見巖頭亦不曾成得一事虛煩他二老宿一問一答一擒一縱直至如今天下人成節角

請說分疎不下且道節角請說在什麼處雪峰雖遍歷諸方末後於鰲山店巖頭因而激之方得勦絕大徹巖頭後值沙汰於潮邊作渡子兩岸各懸一板有人過敲板一下頭云你過那邊遂從蘆葦間舞棹而出雪峰歸嶺南住庵這僧亦是久參底人雪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如今有底恁麼問着便去他語下咬嚼這僧亦怪也只向他道是什麼峰低頭歸庵

徃徃喚作無語會去也這僧便摸索不着有底
道雪峰被這僧一問直得無語歸庵殊不知雪
峯意有毒害處雪峰雖得便宜爭柰藏身露影
這僧後辭雪峰持此公案令巖頭判既到彼巖
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峰麼
若要見雪峰只此一問也好急着眼看僧云曾
到頭云有何言句此語亦不空過這僧不曉只
管逐他語脉轉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低頭無

語歸庵這僧殊不知巖頭著草鞋在他肚皮裏
行幾回了也巖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
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巖頭也是
扶強不扶弱這僧依舊黑漫漫地不分緇素懷
一肚皮疑真箇道雪峰不會至夏末再舉前話
請益巖頭頭云何不早問這老漢計較生也僧
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
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巖頭太煞不惜眉

毛諸人畢竟作麼生會雪峯在德山會下作飯
頭一日齋晚德山托鉢下至法堂峯云鐘未鳴
鼓未響這老漢托鉢向什麼處去山無語低頭
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
後句山聞令侍者喚至方丈問云汝不肯老僧
那頭密啓其語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頭
於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
後天下人不奈他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此公

案中如雪峯見德山無語將謂得便宜殊不知
着賊了也蓋為他曾着賊來後來亦解做賊所
以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有者道巖頭勝
雪峯則錯會了也巖頭常用此機示衆云明眼
漢沒窠臼却物為上逐物為下這末後句設使
親見祖師來也理會不得德山齋晚老子自棒
鉢下法堂去巖頭道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在
雪竇拈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

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
爭知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未後句麼
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自古及今公案萬別
千差如荆棘林相似你若透得去天下人不柰
何三世諸佛立在下風你若透不得巖頭道雪
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自
然有出身處雪竇頌云

末後句

已在言前將謂真箇觀着則瞭

爲君說

舌頭落也辯不着有頭無

尾有尾無頭

明暗雙雙底時節

當藤老漢如牛無角似虎有角彼此

是焦麼

同條生也共相知

是何種族彼此沒交涉君向瀟湘我向秦

不同條死還殊絕

拄杖子在我手裏爭怪得山僧你鼻孔爲什麼在別

人手還殊絕

還要喫棒麼有

黃頭碧眼須甄

別

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我也焦麼他人南北却

東西歸去來

收脚跟下一條拄杖子

夜深同

看千巖雪

猶較半月程從他大地雪漫漫填溝壑

得末後句

麼便打

末後句爲君說雪竇頌此末後句他意極有落
草相爲頌則煞頌只頌毛彩些子若要透見也
未更敢開大口便道明暗雙雙底時節與你
開一綫路亦與你一句打殺了也未後更與你
注解只如招慶一日問羅山云巖頭道恁麼恁
麼不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山召云大師師
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禮謝而去三日後又
問前日蒙和尚垂慈只是看不破山云盡情向

你道了也慶云和尚是把火行山云若恁麼據
大師疑處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
云同生亦同死慶當時禮謝而去後有僧問招
慶同生亦同死時如何慶云合取狗口僧云大
師收取口喫飯其僧却來問羅山云同生不同
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
如何山云如虎戴角末後句正是這箇道理羅
山會下有僧便用這箇意致問招慶慶云彼此

皆知何故我若東勝昇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
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
照同條生也則猶易見不同條死也還殊絕釋
迦達磨也摸索不著南北東西歸去來有些子
好境界夜深同看千巖雪且道是雙明雙暗是
同條生是同條死具眼衲僧試覘別看

舉僧問趙州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
也有人來將虎鬚
也是衲僧本分事州云汝只見略約且不見

石橋

慣得其便這老
漢賣身去也

僧云如何是石橋

來也釣

果州云渡驢渡馬

一網打就直得盡大地人
無出氣處一死更不再活

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略約
者即是獨木橋也其僧故意滅他威光問他道
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趙州便道汝只
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據他問處也只是平常說
話相似趙州用去釣他這僧果然上釣隨後便
問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不妨言中自有

出身處趙州不似臨濟德山行棒行喝他只以
言句殺活這公案好好看來只是尋常鬪機鋒
相似雖然如是也不妨難湊泊一日與首座看
石橋州乃問首座是什麼人造座云李膺造州
云造時向什麼處下手座無對州云尋常說石
橋問着下手處也不知又一日州掃地次僧問
和尚是善知識為什麼有塵州云外來底又問
清淨伽藍為什麼有塵州云又有一點也又僧

問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問
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趙州偏用此機他到平
實安穩處為人更不傷鋒犯手自然孤峻用得
此機甚妙雪竇頌云

孤危不立道方高

須是到這田地始得言猶在耳還他本分草料入

海還須釣巨鰲

坐斷要津不通凡聖鰲蚌不足問大丈夫漢不可兩

三堪笑同時灌溪老

來也有恁麼人曾恁麼

脚底手

解云劈箭亦徒勞

猶較半月程似則似是則未是

看蒼鉗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竇頌趙州尋常為人處不
立玄妙不立孤危不似諸方道打破虛空擊碎
須彌海底生塵須彌鼓浪方稱他祖師之道所
以雪竇道孤危不立道方高壁立萬仞顯佛法
奇特靈明雖然孤危峭峻不如不立孤危但平
常自然轉輾地不立而自立不高而自高機
出孤危方見玄妙所以雪竇云入海還須釣巨
鰲看他具眼宗師等閑垂一語用一機不釣鰲

蜆螺蚌直釣巨鰲也不妨是作家此一句用顯
前面公案堪笑同時灌溪老不見僧問灌溪久
響灌溪及乎到來只見箇漚麻池溪云汝只見
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溪云劈
箭急又僧問黃龍久響黃龍及乎到來只見箇
赤斑蛇龍云子只見赤斑蛇且不見黃龍僧云
如何是黃龍龍云拖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鳥來
時如何龍云性命難存僧云恁麼則遭他食噉

去也龍云謝子供養此總是立孤危是則也是
不免費力終不如趙州尋常用底所以雪竇道
解云劈箭亦徒勞只如灌溪黃龍即且致趙州
云渡驢渡馬又作麼生會試辨看

垂示云徧界不藏全機獨露觸途無滯着着有
出身之機句下無私頭頭有殺人之意且道古
畢竟向什麼處休歇試舉看

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

兩箇落草

漢卓裏輟幕
頭作什麼

大師云是什麼

和尚合知這

丈云野鴨子

鼻孔已在別人手裏只管
供款第二拘惡水更毒

大師

云什麼處去也

前箭猶輕後箭深第
二回啗啄也合自知

丈云飛

過去也

只管隨他後
轉當面蹉過

大師遂扭百丈鼻頭

母

所生鼻孔却在別人手裏
別轉蹠頭裂轉鼻孔來也

丈作惡痛聲

只在
這裏

還喚作野鴨子得
麼還識痛痒麼

大師云何曾飛去

莫瞞人
好這老

漢元來只在鬼
窟裏作活計

正眼觀來却是百丈具正因馬大師無風起浪

諸人要與佛祖為師參取百丈要自救不了參
取馬祖大師看他古人二六時中未嘗不在箇
裏百丈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昌
乃傾心依附二十年為侍者及至再參於喝下
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無悟處作箇悟門建
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
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不大者見
不遠若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如今看他馬大

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豈不知是
野鴨子為什麼却恁麼問且道他意落在什麼
處百丈只管隨他後走馬祖遂扭他鼻孔丈作
忍痛聲馬祖云何曾飛去百丈便省而今有底
錯會纔問着便作忍痛聲且喜跳不出宗師家
為人須為教徹見他不曾不免傷鋒犯手只要
教他明此事所以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
諦流布馬祖當時若不扭住只成世諦流布也

須是逢境遇緣宛轉教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空
缺處謂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附木認箇驢前
馬後有何用處看他馬祖百丈恁麼用雖似昭
昭靈靈却不住在昭昭靈靈處百丈作忍痛聲
若恁麼見去徧界不藏頭頭成現所以道一處
透千處萬處一時透馬祖次日陞堂衆纔集百
丈出卷却拜蓆馬祖便下座歸方丈次問百丈
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你為什麼便卷却蓆丈

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云你昨日向甚
處留心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你深知
今日事丈乃作禮却歸侍者寮哭同事侍者問
云你哭作什麼丈云你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
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寮問百
丈丈却呵呵大笑侍者云你適來哭而今為什麼
却笑丈云我適來哭如今却笑看他悟後阿
輾輾地羅籠不住自然玲瓏雪竇頌云

野鴨子

成群作隊

知何許

用作什麼

馬祖見

來相共語

打葛藤有什麼

了期說箇

底話

盡山

雲海月情

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

多少

依前不會

還飛去

因莫道也不會言

欲飛去

鼻孔在別

手裏也

是與他下却

把住

老婆心切

道道

什麼道不

注脚了也

不可作野鴨子

叫蒼天

下脚

可也教山

雪竇劈頭便頌道

野鴨子

知何許

且道

有多少

馬祖見來相共語此頌馬祖問百丈云是什麼

丈云野鴨子話盡山雲海月情頌再問百丈什

麼處去馬大師為他意旨自然脫體百丈依前

不會却道飛過去也兩重蹉過欲飛去却把住

雪竇據款結案又云道道此是雪竇轉身處且

道作麼生道若你忍痛聲則錯若不你忍痛聲

又作麼生會雪竇雖然頌得甚妙爭奈也跳不

出

垂示云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隨

處蓋天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試舉看

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也道西禪探竿影草不可道東西南

北果然可然實頭當僧云西禪近時好與本分章料

日有何言句欲舉恐驚和尚深辨未僧展兩風也似和尚翻似寐語

手賊闕了也勾賊狹門打一掌據公而行好打甚難逢

僧云某甲話在你待要翻款那却似門却展

兩手驗駕與青僧無語有撥旗拿鼓底手脚僧打此棒合是

雲門雲門哄何故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僧問此棒合是

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

話如閃電相似問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是平

常說話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却到去驗雲門

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脚

亂他雲門有石火電光之機便打一掌僧云打

即故是爭奈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所以雲

門放開却展兩手其僧無語問便打看他雲門

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處會瞻前亦解顧

後不失蹤由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頌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

殺人刀活人劍頭是這僧始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凜凜威風四百州

坐斷天下人舌却問不知頭蓋天蓋地

何太嶮

不可盲枷暗棒雪竇元來未知在闍黎相映着也

師云放過

一着

若不放過又作麼生盡天下人一時落節擊禪床一下

雪竇頌得此話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機鋒所以道虎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雪竇只據款結案愛雲門會

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展兩手門便打是據虎

頭雲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是收虎尾頭尾

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得

凜凜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颯颯地

却問不知何太嶮不妨有嶮處雪竇云放過一

着且道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盡大地人總

須喚棒如今禪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

本分草料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

麼教你休也須別有事在

垂示云穩密全真當頭取證涉流轉物直下承
當向擊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請說於據虎頭收
虎尾鋒立千仞則且置放一線道還有為人處
也無試舉者

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邪

死邪

道什麼好不惺惺吾云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

龍吟勢起虎嘯風生

源云為什麼不道

驍過了也

吾云不道不道

惡水驚頭洗前回

至中路

太惺

源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

打和尚去也

却較些子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似這般不即留漢入地獄

如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

再三須重事就身打劫這老漢

滿身泥水

源便打好打且道打他作什麼後

道吾遷化源至石霜舉似前話

知而故犯不

則也

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可煞新鮮這

來有

源云為什麼不道語雖一般意無兩種

是霜云不道不道天上天玉曹溪波源

於言下有省瞻漢且莫源一日將鋤子於法

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也是死中得活好

他且看這漢一場魔霜云你什麼隨後源云覓先

師靈骨喪車背後拋棄袋悔霜云洪波浩渺

白浪滔天覓什麼始得成先師靈骨也須還他作家

作什麼太遲生雪竇着語云蒼天蒼天張子好與一坑

埋源云正好着力且道落在什麼處先師曾

向人道什麼這漢從頭到

尾直至如今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大衆

出身不得閃電相似是什麼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木云生邪死

邪若向句下便入得言下便知歸只這便是透

脫生死底關鍵其或未然往往當頭蹉過看他

古人行住坐卧不妨以此事為念纔至人家弔

慰漸源便拍棺問道吾云生邪死邪道道吾不移

易一絳毫對他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漸源當

面壁過逐他語句走更云為什麼不道吾云不
道不道吾可謂赤心片片將錯就錯源猶自不
惺惺回至中路又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
打和尚去也這漢識什麼好惡所謂好心不得
好報道吾依舊老婆心切更向他道打即任打
道即不道源便打雖然如是却是他贏得一籌
道吾恁麼血滴滴地為他漸源得恁麼不瞋地
道吾既被他打遂向漸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

尹探得與你作禍密遣漸源出去道吾忒煞傷
慈源後來至一小院聞行者誦觀音經云應以
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忽然大
悟云我當時錯怪先師爭知此事不在言句上
古人道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有底情解道
道吾云不道不道便是道了也喚作打背翻筋
斗教人摸索不着若恁麼會作麼生得平穩去
若腳踏實地不隔一絲毫不見七賢女遊屍陀

林遂指屍問云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夫婦云
作麼作麼一衆齊證無生法忍且道有幾箇千
箇萬箇只是一箇漸源後到石霜舉前話石霜
依前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什麼不道
霜云不道不道他便悟去一日將鋏子於法堂
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意欲呈已見解霜果問
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便截斷他脚跟
云我這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

骨他既是覓先師靈骨石霜為什麼却恁麼道
到這裏若於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處言下薦得
方知自始至終全機受用你若作道理擬議尋
思直是難見漸源云正好着力看他悟後道得
自然奇特道吾一片頂骨如金色擊時作銅聲
雪竇着語云蒼天蒼天其意落在兩邊太原孚
云先師靈骨猶在自然道得穩當這一落索一
時拈向一邊且道作麼生是省要處作麼生是

着力處不見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若向
不道不道處透得去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若
透不得也須是自參自悟不可容易過日可惜
許時光雪竇頌云

走馬有角

斬可然新奇特

牛羊無角

斬成什麼

人即

絕毫絕釐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如山如

嶽

在什麼處平地起

黃金靈骨今猶在舌截却

波瀾望着你鼻孔

白浪滔天何處着放過

只恐無人識得伊

脚眼下降過眼裏耳裏着不得西歸曾失却

無處着

果然却較些子

隻履

雪竇偏會下注脚他是雲門下兒孫凡一句中

具三句底鉗鎚向難道處道破向撥不開處撥

開去他緊要處頌出直道兔馬有角牛羊無角

且道兔馬為什麼有角牛羊為什麼却無角若

透得前話始知雪竇有為人處有者錯會道不

道便是道無白是有句兔馬無角却云有角牛

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涉殊不知古人千
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為打破你這精靈鬼窟
若透得去不消一箇了字兔馬有角牛羊無角
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這四句似摩尼寶珠一顆
相似雪竇渾淪地吐在你面前了也未後皆是
據款結案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着
此頌石霜與太原乎語為什麼無處着隻履西
歸曾失却靈龜曳尾此是雪竇轉身為人處古

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既是失却他一火爲
什麼却競頭爭

垂示云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不
曾西來未嘗以心傳授自是時人不了向外馳
求殊不知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緣千聖亦
摸索不着只如今見不見聞不聞說不說知不
知從什麼處得來若未能洞達且向葛藤窟裏
會取試舉着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嶮不

特不妨是山云放出關中主看劈面來也也要大家知主

箇猛將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見機而作已落第一頭

山高按山云更待何時有擒有縱良云好前放不着

所在便出果然擬待翻款那山云且來闍黎

呼則易遣則難喚良回首果然把不山把住

得回頭堪作什麼良回首住中也山把住

云一鏃破三關即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虎

果橫身逆水之波良擬議果然摸索不着山

見義不為無勇也良擬議打云可惜計山

打七棒云且聽這溪疑三十年令合恁麼有始有終

這箇棒合是欽山喫

良禪客也不妨是一負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

右轉墜鞭閃轆末後可惜許弓折箭盡雖然如

是李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這箇

公案一出入一擒一縱當機覲面提覲面當

機疾都不落有無得失謂之玄機稍虧些子力

量便有顛蹶這僧亦是箇英靈底衲子致箇問

端不妨驚群欽山是作家宗師便知他問頭落處鏃者箭鏃也一箭射透三關時如何欽山意道你射透得則且置試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也不妨奇特欽山云更待何時看他恁麼祇對欽山所問更無些子空缺處後頭良禪客却道好箭放不着所在拂袖便出欽山纔見他恁麼道便喚云且來關黎良禪客果然把不住便回首欽山擒住云一鏃破三關則

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欽山便打七棒更隨後與他念一道呪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如今禪和子盡道為什麼不打八下又不打六下只打七下不然等他問道試與欽山發箭看便打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在這箇公案湏是胸襟裏不懷些子道理計較超出語言之外方能有一句下破三關及有放箭處若存是之與非卒摸索不着當時這僧若是箇漢欽山也大噉

他既不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還關中主畢竟
是什麼人看雪竇頌云

與君放出關中主

中也當頭驛

放箭之徒莫

莽鹵

一死不再活

取箇眼兮耳必聾

左眼半斤放過

一着左邊不

捨箇耳

兮目雙瞽

右眼八兩只

則墮坑落壑退

可憐一鏃破三關

全機恁麼

後則猛虎銜脚

的的分明前後路

死漢咄打君不

也隨也

的的分明前後路

死漢咄打君不

見癩兒牽伴打

玄沙有言兮

那箇不見玄沙大丈夫

先天為心祖

一句截絲萬機寢削鼻孔在我

麼處安身立命

此頌數句以歸宗頌中語歸宗昔日因作此頌

號曰歸宗宗門以謂之宗言其說後來同安聞

之良言能發箭矢以不解的有僧便問

何得如此

似欽山云良公若恁麼也未免得欽山口雖

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雪竇道與君放出關中

主開眼也着合眼也着有形無形盡斬為三段
放箭之徒莫莽鹵若善能放箭則不莽鹵若不
善放則莽鹵可知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
目雙瞽且道取箇眼為什麼却耳聾捨箇耳為
什麼却雙瞽此語無取捨方能透得若有取捨
則難免可憐一鏃破三關的分明箭後路良
禪各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放出關中
主若乃至末後同安公案盡是箭後路畢竟作

麼生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為心祖
尋常以心為祖宗極則這裏為什麼却於天地
未生已前猶為此心之祖若識破這箇時節方
識得關中主的分明箭後路若要中的箭後
分明有路且道作麼生是箭後路也須是自着
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為心祖玄沙常以此語
示衆此乃是歸宗有此頌雪竇誤用為玄沙語
如此參學者若以此心為祖宗參到彌勒佛下

生也未曾在若是大丈夫漢心猶是兒孫天地未分已是第二頭且道正當恁麼時你麼生是先天地垂示云未透得已前一似銀山鐵壁及乎透得了自己元來是鐵壁銀山或有人問且你麼生但向他道若向箇裏露得一機看得一境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未為分外苟或未然看取古人樣子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

揀擇

這鐵蒺藜多少人吞不得州云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

大有人疑着在漏口含霜僧云

此猶是揀擇

果然隨他轉了州云田庫奴付

麼處是揀擇

山驚僧無語放竹三十棒直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三祖信心銘劈

頭便道這兩句有多少人錯會何故至道本無

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

也未夢見在趙州常以此語問人這僧將此語
倒去問他若問語上見此僧却驚天動地若不
在語句上文且如何更參三十年這箇些子關
板子須是轉得始解捋虎鬚也須是本分手段
始得這僧也不顧危亡敢捋虎鬚便道此猶是
揀擇趙州劈口便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
若問着別底便見脚忙手亂爭奈這老漢是你
家向動不得處動向轉不得處轉你若透得一

切惡毒言句乃至千差萬狀世間戲論皆是醜
醜上味若到着實處方見趙州赤心片片田庫
奴乃福唐人鄉語罵人似無意智相似這僧道
此猶是揀擇趙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宗
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雪
實頌云

似海之深

是什麼度量淵源難測也未得一半在

如山之固

什麼

人撼得猶在半途

蚊蟲弄空裏猛風

也有恁麼底果然不料力可煞

不自蟻蟻撼於鐵柱同坑無翼土且得沒揀

量同坑無翼土且得沒揀 兮擇兮擔水河頭賣道 當軒布鼓已在言前一坑埋却

如麻似栗打云

雪竇注兩句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僧云此猶

是揀擇雪竇道這僧一似蚊蟲弄空裏猛風螻

蟻撼於鐵柱雪竇賞他膽大何故此是三頭人

用底他敢恁麼道趙州亦不放他便云田庫奴

什麼處是揀擇豈不是猛風鐵柱揀兮擇兮當

軒布鼓雪竇末後提起教活若識得明白十分
你自將來了也何故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
來問是故當軒布鼓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

窟否兩重公案也是疑人處踏著秤鎚 州云

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面赤不如語直胡隊

啖毛蟲蚊

趙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過於棒喝這僧問得

采也甚奇怪若不是趙州也難答伊蓋趙州是
你家只向伊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
下問處譬立千仞答處亦不輕他只恁麼會直
是當頭若不會且莫作道理計較不見投子宗
道者在雪竇會下你書記雪竇令參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他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意你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
子凡去住持將袈裟裹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

是道者家風宗云袈裟裹草鞋僧云未審意旨
如何宗云赤脚下銅城所以道獻佛不在香多
若透得脫去縱奪在我既是一問一答歷歷現
成為什麼趙州却道分疎不下且道是時人窠
窟否趙州在窠窟裏答他在窠窟外答他須知
此事不在言句上或有箇漢徹骨徹髓信得及
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頌云

象王

頻呻

富貴中之富貴誰人不諫然好箇消息

獅子哮吼

家作

中作家百獸腦無味之談相罵饒你接嘴鐵

咬齧處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塞

唐渺渺几然波浪起誰知別有好思量

斷人口喫闌黎道甚麼南北東西有麼有麼

蒼天烏飛元走自古自今一時活埋

趙州道魯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似象

王頻中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

西烏飛兔走雪竇若無末後句何處更有雪竇

來既是烏飛兔走且道趙州雪竇小僧畢竟落

在什麼處

垂示云該天拈地越聖超凡百草頭上指出涅槃

妙心干戈叢裏點定衲僧命脉且道承箇什

麼人恩力便得恁麼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再運前未

重公纔有語言是揀擇滿口含霜和尚如何為人

老漢問州云何不引盡這語賊是小人智過

越賊僧云某甲只念到這裏兩箇手泥團漢

難離州云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畢竟由這老漢

被他換却眼
睛反敗了也

趙州道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擒縱殺活得恁麼自在諸方皆謂趙州有逸群之辯趙州尋常示衆有此一篇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等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

云和尚既不知為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後來這僧只拈他罽罽處去問他問得也不妨奇特爭柰只是心行若是別人柰何他不得爭柰趙州是作家便道何不引盡這語這僧也會轉身吐氣便道某甲只念到這裏一似安排相似趙州隨聲拈起便答不須計較古人謂之相續也大難他辨龍蛇別休咎還他本分作家趙州換却這僧眼睛不犯鋒鏑

不着計較自然恰好你喚作有句也不得喚作
無句也不得喚作不有不無句也不得離四句
絕百非何故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急
着眼看方見若或擬議躊躇不免喪身失命雪
實頌云

水灑不着

說什麼太深遠生

風吹不入

如虛

似硬剥剥地

虎步龍行

他家得自在

鬼號神

泣

大衆掩耳草偃風行

頭長三尺知是誰

怪底

物何方聖者

相對無言獨足立

出縮頭去放

見麼見麼

放過即不

可便打

過一着山魁

水灑不着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無你
啗啄處此四句頌趙州答話太似龍馳虎驟這
僧只得一場懨懨非但這僧直得鬼也號神也
泣風行草偃相似末後兩句可謂一子親得頭
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不見僧問古
德如何是佛古德云頭長三尺頸長二寸雪竇

引用未審諸人還識麼山僧也不識雪竇一時
脫體畫却趙州真箇在裏了也諸人須子細看
眼看

垂示云諸佛衆生本來無異山河自己寧有等
差為什麼却渾成兩邊去也若能撥轉話頭坐
斷要津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盡大地不消一
捏且作麼生是撥轉話頭處試舉看

舉雲門以拄杖示衆云

點化在臨時殺人刀
活人劍換却你眼睛

了拄杖子化為龍

何用周遮用
化作什麼

吞却乾坤了

也

天下衲僧性命不存還得著咽
喉麼闍黎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山河大地

甚處得來

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東西
南北四維上下爭奈這箇行

只如雲門道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
河大地甚處得來若道有則瞎若道無則死還
見雲門為人處麼還我拄杖子來如今人不曾
他雲門獨露處却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且如
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可不知此議論何

故更用拈花迦葉微笑這老漢便搽胡道吾有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更何必
單傳心印諸人既是祖師門下客還明得單傳
底心麼曾中若有一物山河大地縱然現前曾
中若無一物外則了無絲毫說什麼理與智冥
境與神會何故一會一切會一明一切明長沙
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謂從前認識神無量劫
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真忽若打破陰界身

心一如身外無餘猶未得一半在說什麼耶色
明心附物顯理古人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且
道是那箇一塵若識得這一塵便識得拄杖子
纔拈起拄杖子便見縱橫妙用恁麼說話早是
葛藤了也何況更化為龍慶藏主云五千四十
八卷還曾有恁麼說話麼雲門每向拄杖處拈
掇全機大用活潑潑地為人芭蕉示衆云衲僧
巴鼻盡在拄杖頭上永嘉亦云不是標形虛事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禪如來實杖親蹤跡如來昔於然燈佛時布髮掩泥以待彼佛然燈曰此處當建梵刹時有一天子遂標一莖草云建梵刹竟諸人且道這箇消息從那裏得來祖師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且道承當箇什麼忽有人問如何是拄杖子莫是打筋斗麼莫是撫掌一下麼總是弄精魂且喜沒交涉雪竇頌云

拄杖子吞乾坤道什麼只徒說桃花浪奔撥開

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也不在拏雲攫霧處談得千徧萬徧不如手脚羅籠一徧燒

尾者不在拏雲攫霧左之右之老僧只管看也只是一箇乾柴片

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人人氣宇如玉自是你千里萬里爭奈懷

然拈了也謝慈悲花婆心切聞不聞不免落草用直

須灑灑落落殘羹餽飯乾坤大地甚處得來休更紛紛紜紜

舉令者先犯相次到你不可七十二棒且輕恕僧山

不曾行此令據令一百五十難放君正令當

而行賴直得山僧打三師薦拈拄杖下座大千暮打八百甚作什麼

衆一時走散

雪竇龍頭蛇尾作什麼

雲門委曲為人雪竇截徑為人所以撥却化為龍不消恁麼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竇大意免人情解更道徒說桃花浪奔更不必化為龍也蓋禹門有三級浪每至三月桃花浪漲魚能逆水而躍過浪者即化為龍雪竇道縱化為龍亦是徒說燒尾者不在竿雪攫霧魚過禹門自有天火燒其尾竿雪攫霧而去雪竇意道縱化

為龍亦不在竿雪攫霧也曝腮者何必喪膽亡菟清涼疏序云積行菩薩尚乃曝腮於龍門大意明華嚴境界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詣猶如魚過龍門透不過者點額而回困於死水沙磧中曝其腮也雪竇意道既點額而回必喪膽亡魂拈了也聞不聞重下注脚一時與你掃蕩了也諸人直須灑灑落落去休更紛紛紆紆你若更紛紛紆紆失却拄杖子了也七十二棒且輕恕

雪竇為你捨重從輕古人道七十二棒翻成一
百五十知今人錯會却只算數目合是七十五
棒為什麼却只七十二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
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免後人去穿鑿雪
竇所以引用直饒真箇灑灑落落正好與你七
十二棒猶是輕恕直饒總不如此云百五十難
放君一時領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為雖然
恁麼也無一箇皮下有血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六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七

後學性一閱

徒常綏梓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還他本分宗師定龍蛇
別緇素須是作家知識劒刃上論殺活棒頭上
別機宜則且置且道獨據寰中事一句作麼生
商量試舉看

舉風穴垂語云

興雲致雨也
要為主為賓若立一塵我為法王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於法自在花
簾簇錦簇
家國興盛
不是他
不立一塵掃

滅跡失却眼睛
家國喪亡
國作什麼
光明用家

裏事雪竇拈拄杖云
須是
達磨來也
還有同

生同死底衲僧麼
還我話頭來
雖然如是
要

量始得還知麼
若知許你自由
自在
若不知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只如風穴示衆云
若立一塵
家國興盛
不立一塵
家國喪亡
且道立一塵
即是不立一塵
即是
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
始得
所以道設使言前

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

狂見他是臨濟下尊宿直下用本分草料若立

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意在立國安邦須藉

謀臣猛將然後麒麟出鳳凰翔乃太平之祥瑞

也他三家村裏人爭知有恁麼事不立一塵家

國喪亡風颯颯地野老為什麼出來謳歌只為

家國喪亡洞下謂之轉變處更無佛無衆生無

是無非無好無惡絕音響蹤跡所以道金屑雖

貴落眼成瞽又云金屑眼中醫衣珠法上塵已
靈猶不重佛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妙用不
為奇特到箇裏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
不會若更說心說性說玄說妙都用不着何故
他家自有神仙境南泉示衆云黃梅七百高僧
盡是會佛法底人不得他衣鉢唯有盧行者不
會佛法所以得他衣鉢又云三世諸佛不知有
狸奴白牯却知有野老或爚感或謳歌且道作

麼生會且道他具什麼眼却恁麼須知野老門
前別有條章雪竇雙拈了却拈拄杖云還有同
生同死底衲僧麼當時若有箇漢出來道得一
句互為賓主免得雪竇這老漢後面自點胷

野老從教不展眉

三千里外有箇人
美食不中飽人喫

且圖家

國立雄基

太平一曲大家知要行即行要住
即住盡乾坤大地是箇解脫門你

作麼謀臣猛將今何在

有麼有麼土曠人稀
相逢者少且莫點胷

萬里清風只自知

旁若無人教誰掃
地也是雲居羅漢

適來雙提了也這裏却只拈一邊放一邊裁長
補短捨重從輕所以道野老從教不展眉我且
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雪竇拈拄杖
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一似道還有謀臣
猛將麼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所以道土曠人
稀相逢者少還有相知者麼出來一坑埋却萬
里清風只自知便是雪竇點膏處也
垂示云以無師智發無作妙用以無緣慈作不

請勝友向一句下有殺有活於一機中有縱有
擒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乾坤之內

土曠人稀六合收不得

宇宙

之間

休向鬼窟裏作活計差過了也

中有一寶

在什麼處光生也切忌向

裏覓

祕在形山

撥點拈

燈籠向佛殿裏

猶量向

三門來燈籠上

雲門大師是即是不妨諸訛猶較些子若子細檢點將來

未免尿臭氣

雲門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

山且道雲門意在釣竿頭意在燈籠上此乃肇
法師寶藏論數句雲門拈來示衆肇公時於後
秦逍遙園造論寫維摩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
肇乃禮羅什為師又參瓦棺寺跋陀婆羅菩薩
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其堂奧
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
門便拈論中四句示衆大意云如何以無價之
寶隱在陰界之中論中語言皆與宗門說話相

符合不見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
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你麼生清云如理如事
山云瞞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清云若
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
馬所以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
形山大意明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雲門便拈來
示衆已是十分現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與你
注解去他慈悲更與你下注脚道拈燈籠向佛

寶藏錄
卷七
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且道雲門恁麼道意作
麼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
即法身又云即凡心而見佛心形山即是四大
五蘊也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
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道
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
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面是娘生面劫石
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者只認箇昭昭靈靈為

寶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所以動轉不得
開撥不行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拈燈籠向佛
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燈籠上還
測度得麼雲門與你一時打破情識意想得失
是非了也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
抽釘拔楔又云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刃翦却令
人愛他道拈燈籠向佛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
也又將三門來燈籠上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

閃電光雲門道汝若相當去且覓箇入路微塵
諸佛在你脚跟下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
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
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面前按
山來看便有僧出問云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
時如何門云三門為什麼從這裏過恐你死却
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醍醐上味若識不
得反為毒藥也所以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

玄處宜須呵雪竇又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
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
正眼覷着而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棒看佗本分
宗師終不將實法繫綴人玄沙云羅籠不肯住
呼喚不回頭雖然恁麼也是靈龜曳尾雪竇頌
云

看看

高着眼用看你什麼驪龍玩珠

古岸何人把釣竿

孤危甚孤

危壁立

甚壁立賊過後張弓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雲冉冉

打斷始得百匝千重

灸脂帽子 水漫漫左之右之明月蘆花君自

看着則暗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未後句

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為人處他向雲門示
衆後面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脚云看看你便作
瞠眉瞠眼會且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獨耀迥
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
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若只向瞠眉努眼處坐
殺豈能脫得根塵雪竇道看看雲門如在古岸

把釣竿相似雲又冉冉水又漫漫明月映蘆花
蘆花映明月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何境界若便
直下見得前後只是一句相似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詮不及宜急着
眼若也電轉星飛便可傾湫倒嶽衆中莫有辨
得底麼試舉看

舉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猫兒不是今日合

逗南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斬開也一場漏正令當行十方

坐斷這老漢有

衆無對

可惜放過一隊漆桶

定龍蛇手脚

如麻

堪作什麼杜撰禪和

似栗泉斬猫兒為兩段

快哉快哉若不如

宗師家看他一動一靜一出入且道意旨如

何這斬猫兒話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

提起處便是有底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

若不提起時亦匝匝地你盡道理殊不知他古

人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劒你且道畢竟

是誰斬猫兒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不斬當

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不斬所以道正令

當行十方坐斷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其實

當時元不斬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此事斬

知如此分明不在情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

見上討則辜負南泉去但向當鋒劒刃上看是

有也得無也得有不無也得所以古人道窮

則變變則通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向語句上

走南泉怎麼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語只要
教人自薦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怎麼會卒摸索
不着雪竇當頭頌云

兩堂俱是杜

和親言出親口一句

撥動烟

塵不柰何

成你作什麼折合現

賴得南泉能

舉令

舉拂子云一似這箇王老師猶較些

刀兩段任偏

金剛玉簪劍用切泥去也

兩堂俱是杜

和雪竇不向句下死亦不認驢

前馬後有撥轉

處便道撥動煙塵不柰何雪竇

與南泉把手共

行一句說了也兩堂首座沒歇

頭處到處只管

撥動烟塵柰何不得賴得南泉

與他斲這公案

收得淨盡他爭柰前不構村後

不迭店所以道

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

偏頗直下一刀兩段更不管有偏頗且道南泉

據什麼令

舉南泉復舉

前話問趙州

也須是同心同意始得同道者方知

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

不免拖泥帶水

南泉云子

若在却救得猫兒

喝拍相隨知音者少將錯就錯

趙州乃南泉的子弟頭會尾舉着便知落處南泉晚間復舉前話問趙州是老作家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泉云子若在却救得猫兒且道真箇恁麼不恁麼南泉云道得即不斬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趙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佗參活句不參死句日日新時時新千聖移易一絲

毫不得須是運出自一家珍方見他全機大用

他道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人多錯會道趙州權將草鞋你猫兒有者道待他云道得即不斬便戴草鞋出去自是你斬猫兒不干我事且得沒交涉只是弄精魂殊不知古人意如天晉盖似地晉孽他父子相投機鋒相合那箇舉頭他便會尾如今學者不識古人轉處空去意路上卜度若要見但去他南泉趙州轉處便見好頌云

公案圓來問趙州言猶在耳不消更斬長安

城裏任閑遊得恁麼快活得恁麼自在信手拈來草不可不教你恁麼去也

草鞋頭戴無人會也有一箇半箇別是一家風明頭也合暗頭也合

歸到家山即便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只為你無風

起浪彼此放下只恐不恁麼恁麼也太奇

公案圓來問趙州慶藏主道如人結案相似八

棒是八棒十三是十三已斷了也却拈來問趙

州州是他屋裏人會南泉意旨他是透徹底人

望著磕着便轉具本分作家眼腦纔聞舉着剔

起便行雪竇道長安城裏任閑遊漏逗不少古

人道長安雖衆不是久居又云長安甚開我國

晏然也須是識機宜別休咎始得草鞋頭戴無

人會戴草鞋處這些子雖無許多事所以道唯

我能知唯我能證方見得南泉趙州雪竇同得

同用處且道而今作麼生會歸到家山即便休

什麼處是家山他若不會必不恁麼道他既會

且道家山在什麼處便打

垂示云無相而形充十虛而方廣無心而應徧
剎海而不煩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直得棒如雨
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人行履在且道作
麼生是向上人事試舉看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雖然如是
屋裏人也

有些子香氣雙劍是
倚空飛擲是不問世尊良久
莫謗世尊其聲
如雷坐者立者
皆動他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

雲令我得入

伶俐漢一撥便
轉盤裏明珠

外道去後阿難

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

不妨令人疑
看也要大家

知銅鑪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且道喚
着生鐵

鞭影打一拂子棒頭有眼明如日
要識真金火裏肩抬得口喫飯

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
或道無言便是又何消祖師西來作什麼只如
從上來許多公案畢竟如何見其下落這一則
公案話會者不少有底喚作良久有底喚作據

坐有底喚作默然不對且喜沒交涉幾曾摸索
得看來此事其實不在言句上亦不離言句中
若稍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看他外道省悟
後方知亦不在此亦不在彼亦不在是亦不在
不是且道是箇什麼天衣懷和尚頌云維摩不
點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寒
外道天魔皆拱手百丈常和尚參法眼眼令看
此話法眼一日問你看什麼因緣常云外道問

佛話眼云你試舉看常擬開口眼云住住你擬
向良久處會那常於言下忽然然大悟後示衆云
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擬議更思量知君猶
未徹翠巖真點竇拈云六合九有青黃赤白一
交羅外道會四維陀典論自云我是一切智
人在處索人論議他致問端要坐斷釋迦老子
舌頭世尊不費纖毫氣力他便省去讚歎云世
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作麼生

是大慈大悲處世尊隻眼通三世外道雙眸貫
五天瀉山真如拈云外道懷藏至寶世尊親為
高提森羅顯現萬象歷然且畢竟外道悟箇什
麼如趁狗逼牆至極則無路處他須回來便乃
活鱖鱖地若計較是非一時放下情盡見除自
然徹底分明外道去後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
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後
來諸方便道又被風吹別調中又云龍頭蛇尾

什麼處是世尊鞭影什麼處是見鞭影處雪竇
云邪正不分過猶鞭影真如云阿難金鐘再擊
四衆共聞雖然如是大似二龍爭珠長他智者
威憚雪竇頌云

機輪曾未轉

在這裏果然轉必兩頭走

不落

落無不東則西左

明鏡忽臨臺

還見釋迦老

轉破也破也

當下分妍醜

盡天地是箇解脫

見釋迦

妍醜分兮迷雲開

放一線道許你有箇轉身處爭奈只

是箇慈門何處生塵埃

偏界不曾藏退後因

思良馬窺鞭影

或有拄杖子不消你與我且

是良千里追風喚得回

騎佛殿出三門去也

可便喚得回鳴指三下

轉身即錯放過即不

處去雪竇雷聲

甚大雨點全無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機乃千聖靈機輪是

從本已來諸人命脉不見古人道千聖靈機不

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驛秦主

相知總喪身外道却是把得住作得主未嘗動

着何故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豈不是全機

處世尊會着風使帆應病與藥所以良久全機

提起外道全體會去機輪便阿輓輓地轉亦不

轉向有亦不轉向無不落得失不拘凡聖二邊

一時坐斷世尊纔良久他便禮拜如今人多落

在無不然落在有只管在有無處兩頭走雪竇

道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這箇不曾動着只

消箇良久如明鏡臨臺相似萬象不能逃其形
質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且道是什麼處是外道入處到這裏湏是箇箇
自參自究自悟自會始得便於一切處行住坐
卧不問高低一時現成更不移易一絲毫纔作
計較有一絲毫道理即礙塞殺人更無入作分
也後面頌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當下忽然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雲何處

生塵埃盡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門戶你若遇
得不消一捏此亦是放開底門戶不見世尊於
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
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追風之
馬見鞭影而便過千里教回即回雪竇意賞他
道若得俊流方可一撥便轉一喚便回若喚得
回便鳴指三下且道是點破是撒沙

垂示云當機覲面提陷虎之機正按傍提布擒

賊之略明合暗合雙放雙收解弄死蛇還佗作
者

舉巖頭問僧什麼處來未開口時納取缺了

處也不難僧云西京來果然一箇小賊頭云黃巢過後還

收得銀麼平生不曾做草賊不懼僧云收得

敗也未識轉身處巖頭引頸近前云因也須

宜始得識虎之行僧云師頭落也只見巖頭利

識甚好惡着也巖頭呵呵大笑盡天下衲僧不奈何

漢頭落處不得僧後到雪峰休前顛顛像懂這僧峰

問什麼處來不可不說來僧云巖頭來果然

缺峰云有何言句免喫棒僧舉前話趕出雪

峰打三十棒趕出雖然斬釘截鐵因甚只打

在且未是本分何故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

不是同參爭辨端的雖然如是且道雪峯巖

頭落在什麼處

大凡挑囊負鉢撥草瞻風也須是具行脚眼始
得這僧眼似流星也被巖頭勘破了一串穿却

當時若是箇漢或殺或活舉着便用這僧迂郎
當却道收得似恁麼行脚闍羅老子問你索飯
錢在知他踏破多少草鞋直到雪峰當時若有
些子眼筋便解瞥地去豈不快哉這箇因緣有
節角諸訛處此事雖然無得失得失甚大雖然
無揀擇到這裏却要具眼揀擇看他龍牙行脚
時致箇問端問德山學人伏鎔鄒劒擬取師頭
時如何德山引頸近前云因龍牙云師頭落也

山便歸方丈牙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德山當時
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佗無語則且置借
我德山落底頭來看牙於言下大悟遂焚香遙
望德山禮拜懺悔有僧傳到德山處德山云洞
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也救得有
什麼用處這箇公案與龍牙底一般德山歸方
丈則暗中微妙巖頭大笑他笑中有毒若有人
辨得天下橫行這僧當時若辨得出千古之下

免得檢責於巖頭門下已是一場蹉過看他雪
峯老人是同參便知落處也不與他說破只打
三十棒趕出院可以光前絕後這箇是拈作家
衲僧鼻孔為人底手段更不與他如之若何教
他自悟去本分宗師為人有時籠罩不教伊出
頭有時放令死郎當地却須有出身處大小大
巖頭雪峯到被箇喫飯禪和勘破只如巖頭道
黃巢過後還收得劒磨諸人且道這裏合下得

什麼語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峰行棒趕出這重
誚訛若不曾親證親悟縱使口頭快利至究竟
透脫生死不得山僧尋常教人觀這機關轉處
若擬議則遠之遠矣不見投子問鹽平僧云黃
巢過後收得劒磨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
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着這僧也不妨是箇
作家也不道收得也不道收不得與西京僧如
隔海在真如拈云他古人一箇做頭一箇做尾

定也雪竇頌云

黃巢過後曾收劍孟八郎漢有什麼用大笑

還應作者知不是渠農爭得自由三十山藤

且輕怨同條生同條死朝三千暮八百東家死人死西家人助哀却與捉得活得

便宜是落便宜據款結案悔不憚當劫也有些子

黃巢過後曾收劍大笑還應作者知雪竇便頌

這僧與巖頭大笑處這箇些子天下人摸索不

着且道他笑箇什麼須是你家方知這笑中有

權有實有照有用有殺有活三十山藤且輕怨

頌這僧後到雪峰面前這僧依舊莽鹵峰便據

令而行打三十棒趕出且道為什麼却如此你

要盡情會這話麼得便宜是落便宜

舉梁武帝請傳大士講金剛經連磨兄弟來也魚行酒肆

即不無衲僧門下即不可這大士便於座上

揮案一下便下座直得火星迸散似則似武

帝愕然兩回三度被人瞞也教也摸索不着誌公問陛下還會

麼

黨理不黨情肱膊不向外也好與三十棒

帝云不會

可惜誌公

云大士講經竟也

一時與趕出國始得當時和誌公一時與趕出國始是作家

兩箇漢同坑無異土

梁高祖武帝蕭氏諱衍字叔達立功業以至受齊禪即位後別註五經講議奉黃老甚篤而性至孝一日思得出世之法以報劬勞於是捨道事佛迺受菩薩戒於婁約法師處披佛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以報父母時誌公大士以顯異

惑衆繫於獄中誌公乃分身遊化城邑帝一日知之感悟極推重之誌公數行遮護隱顯速不可測時發州有大士者居雲黃山手栽二樹謂之雙林自稱當來善慧大士一日修書命弟子上表聞於帝時朝廷以其無君臣之禮不受傳大士將入金陵城中賣魚時武帝或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貧道不能講市中有傳大士者能講此經帝下詔召之入禁中傳大士既至於

講座上、彈案一下、便下座、當時便與推轉免見
一場狼籍、却被誌公云、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
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是一人作頭、一人作尾
誌公恁麼道、還夢見傳大士麼、一等是弄精魂
這箇就中、奇特雖是死蛇解弄也、活既是講經
為甚、却不大分為二、一如尋常座、主道金剛之
體、堅固物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萬物、如此講
說、方喚你講經、雖然如是、諸人殊不知傳大士

只拈向上、閑梭子、畧露鋒銚、教人知落處、直截
與你、譬立萬仞、恰好被誌公不識好惡、却云、大
士講經、竟正是好心、不得好報、如美酒一盞、却
被誌公以水攪過、如一釜羹、被誌公將一顆鼠
糞、污了、且道、既不是講經、畢竟喚你什麼、頌云、

不向雙林寄此身、只為他犯不住、却於梁土

惹埃塵、若不入草、爭見端的、當時不得誌公

老作賊不須本有、也是栖栖去、國人正好一

打便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傳大士與
沒板齒老漢一般相逢達磨初到金陵見武帝
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
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
舉問誌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云不識誌
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
取誌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合國人去他亦

不回所以雪竇道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栖栖
去國人當時若不是誌公為傳大士出氣也須
是趕出國去誌公既饒舌武帝却被他熱瞞一
上雪竇大意道不須他來梁土講經揮案所以
道何不向雙林寄此身喫粥喫飯隨分過時却
來梁土恁麼指注揮案一下便下座便是他惹
埃塵處既是要殊勝則目視雲霄上不見有佛
下不見有衆生若論出世邊事不免灰頭土面

將無作有將有作無將是作非將鹿作細魚行
酒肆橫拈倒用教一切人明此箇事若不恁麼
放行直到彌勒下生也無一箇半箇傳大士旣
是拖泥帶水賴是有知音若不得誌公老幾手
趕出國了且道即今在什麼處
垂示云掀天闕翻地軸擒虎兇辨龍蛇湏是箇
活鱖鱖漢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且從上來
什麼人合恁麼請舉看

舉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名實相奪聖云惠

寂坐斷舌頭仰山云惠寂是戒各守聖云

戒名惠然此却字本分仰山呵呵大笑謂

是箇時節錦上鋪花天下人不知落處何故

笑一等是笑為什麼却作兩段具眼者試定當看

三聖是臨濟下尊宿少且出群作略有大概有

大用在衆中昂藏藏名聞諸方後辭臨濟徧

遊淮海到處叢林皆以高賓待之自向北至南

方先造雪峰便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峰
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
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峰往寺
莊路逢獼猴乃云這獼猴各各佩一面古鏡聖
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峰云瑕生也聖云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罪過老
僧住持事繁後至仰山山極愛其俊利待之於
明窓下一日有官人來參仰山山問官居何位

云推官山豎起拂子云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
語衆人下語俱不契仰山意時三聖病在廬壽
堂仰山令侍者待此語問之聖云和尚有事也
再令侍者問未審有什麼事聖云再犯不容仰
山深肯之百丈當時以禪板蒲團付黃檗拄杖
拂子付鴻山鴻山後付仰山仰山既大肯三聖
聖一日辭去仰山以拄杖拂子付三聖聖云某
甲已有師仰山詰其由乃臨濟的子也只如仰

山問三聖汝名什麼佗不可不知其名何故更
恁麼問所以作家要驗人得知子細只似等閑
問云汝名什麼更道無計較何故三聖不云惠
然却道惠寂者他具眼漢自然不同三聖恁麼
又不是顛一向揔旗奪鼓意在仰山語外此語
不隨常情難為摸索這般漢手段却活得人所
以道佗參活句不參死句若順常情則歇人不
得看佗古人念道如此用盡精神始能大悟既

悟了用時還同未悟時人相似隨分一言半句
不得落常情三聖知佗仰山落處便向佗道我
名惠寂仰山要收三聖三聖倒收仰山仰山只
得就身打劫道惠寂是我是放行處三聖云我
名惠然亦是放行所以雪竇後面頌云雙收雙
放若為宗只一句內一時頌了仰山呵呵大笑
也有權有實也有照有用為佗八面玲瓏所以
用處得大自在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

有毒藥這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雪竇頌
云

雙收雙放若為宗

知他有幾人八面玲瓏騎

虎由來要絕功

若不是頂門上有眼睛臂下

只恐你下不得不是

有符爭得到這裏騎則不妨

些麼人爭明些麼事笑罷不知何處去

百單

州兒些麼人也難得言猶

只應千古動悲風

雙收雙放若為宗放行互為賓主仰山云汝名

什麼聖云我名惠寂是雙放仰山云惠寂是我

聖云我名惠然是雙收其實是互換之機收則

大家收放則大家放雪竇一時頌盡了也作意

道若不收放若不互換你是你我是我都來只

四箇字因甚却於裏頭出沒卷舒古人道你若

立我便坐你若坐我便立若也同坐同立二俱

瞎漢此是雙收雙放可以為宗要騎虎由來要

絕功有如此之高風最上之機要要騎便騎要

下便下據虎頭亦得收虎尾亦得三聖仰山二
俱有此之風笑罷不知何處去且道佗笑箇什
麼直得清風凜凜為什麼末後却道只應千古
動悲風也是死而不吊一時與你注解了也爭
奈天下人啗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
知落處諸人還知麼

垂示云無啗啄處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透
荆棘林衲僧家如紅爐上一點雪平地上七穿

八穴則且止不落寅緣又作麼生試舉看

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

三人同行必有我師有什麼奇特也要辨端的南泉於地上畫一圓

相云道得即去無風起浪也要人知懶却陸沉船若不驗過爭辨端的

歸宗於圓相中坐一人打鐺麻谷便作女人

拜一人打鼓泉云恁麼則不去也半路抽身

一場曲調歸宗云是什麼心行賴得識破當時好與一掌

孟八郎漢

當時馬祖盛化於江西石頭道行於湖湘忌國
師道化於長安他親見六祖來是時南万擎頭
帶角者無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爾為人
所耻這老漢三箇欲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做
這一場敗缺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既是一一
道得為什麼却道不去且道古人意作麼生當
時待他道恁麼則不去也劈耳便掌看他作什
麼伎倆萬古振綱宗只是這些子機要所以慈

明道要牽只在索頭邊撥着點着便轉如水上
捺葫蘆子相似人多喚作不相肯語殊不知此
事到極則處須離泥離水拔楔抽釘你若作心
行會則沒交涉古人轉變得好到這裏不得不
恁麼須是有殺有活看他一人去圓相中坐一
人作女人拜也甚好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
宗云是什麼心行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他恁
麼道大意要驗南泉南泉尋常道喚作如如早

是變了也南泉歸宗麻谷却是一家裏人一擒

一縱一殺一活不妨奇特雪竇頌云

由基箭射猿

當頭一路誰敢向前

遶樹何太

直

若不承當爭敢迭麼東南北一家風已開遮多時也

千箇與萬箇

如麻似粟野狐精一隊爭奈得南泉何

是誰曾中的一箇半箇

一箇也用不得相呼相喚歸去來

一隊弄泥團漢不好却較些

子曹溪路上休登陟

太勞生想料不是曹溪門下客低低慶平之有

餘高高慶觀之不足復云曹溪路坦平為什麼休登陟

不唯南泉半路抽身雪竇亦乃半路抽身有事不如無雪竇也患這般病痛

由基箭射猿遶樹何太直由基乃是楚時人姓

養名叔字由基時楚莊王出獵見一白猿使人

射之其猿捉箭而戲勅群臣射之莫有中者王

遂問群臣群臣奏曰由基者善射遂令射之由

基方彎弓猿乃抱樹悲號至箭發時猿遶樹避

之其箭亦遶樹中殺此乃神箭也雪竇何故却

言太直若是太直則不中既是遶樹何故却云

太直雪竇借其意不妨用得好事出春秋有
者道遶樹是圓相若真箇如此蓋不識語之宗
肯不知太直處三箇老漢殊途而同歸一揆一
齊太直若是識得他去處七縱八橫不離方寸
百川異流同歸大海所以南泉道恁麼則不去
也若是衲僧正眼覷着只是弄精魂若喚作弄
精魂却不是弄精魂五祖先師道他三人是慧
炬三昧莊嚴王三昧雖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終

不作女人拜會雖畫圓相他終不作圓相會既
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雪竇道千箇與萬箇是
誰曾中的能有幾箇百發百中相呼相喚歸去
來頌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南泉從此不去故
云曹溪路上休登陟滅却荆棘林雪竇把不定
復云曹溪路坦平為什麼休登陟曹溪路絕塵
絕迹露髁髀赤洒洒平坦坦儵然地為什麼却
休登陟各自看脚下

垂示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萬年一念一念萬
年要知直截未舉已前且道未舉已前作麼生
摸索請舉看

舉瀉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

阿呵呵終始
請訛君向蕭

湘我之
東魯

百丈問瀉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

難求

瀉山云却請和尚道

借路

丈云我不

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

不免老婆心切
面皮厚三寸和

泥合水就
身打劫

瀉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百丈問瀉山併却
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云却請和尚道丈云我
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百丈雖然如此
鍋子已被別人奪去了也丈復問五峯峰云和
尚也須併却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
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三人各是一
家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
好手所以宗師家以荆棘林驗人何故若於常

情句下驗人不得衲僧家須是句裏呈機言中
辨的若是擔板漢多向句中死却便道併却咽
喉唇吻更無下口處若是變通底人有逆水之
波只向問頭上有一條路不傷鋒犯手瀉山云
却請和尚道且道他意作麼生向箇裏如擊石
火似閃電光相似拶他問處便答自有出身之
路不費纖毫氣力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
百丈却不采他只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

兒孫大凡宗師為人抽釘拔楔若是如今人便
道此蒼不肯他不領話殊不知箇裏一路生機
處壁立千仞賓主互換活潑潑地雪竇愛他此
語風措宛轉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頌云

却請和尚道

函蓋乾坤已
是傷鋒犯手

虎頭生角出荒草

可煞難
不特

十洲春盡花凋殘

觸處清涼讚
歎也不及

珊瑚

珊瑚樹林日杲杲

千重百匝爭奈百草頭上
尋他不得答處盡天蓋地

此三人答處各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

用同時也有自救不了却請和尚道雪竇便向
此一句中呈機了也更就中輕輕拶令人易見
云虎頭坐角出荒草瀉山荅處一似猛虎頭上
安角有什麼近傍處不見僧問羅山同生不同
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
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竇只一句頌了也佗有
轉變餘才更云十洲春盡花凋殘海上有三山
十洲以百年為一春雪竇語帶風措宛轉盤礴

春盡之際百千萬株花一時凋殘獨有珊瑚樹
林不解凋落與太陽相奪其光交映正當恁麼
時不妨奇特雪竇用此明佗却請和尚道十洲
皆海外諸國之所附一祖洲出反菟香二瀛洲
生芝草玉石泉如酒味三玄洲出僊藥服之長
生四長洲出木瓜玉英五炎洲出火浣布六元
洲出靈泉如蜜七生洲有山川無寒暑八鳳麟
洲人取鳳喙麟角煎續弦膠九聚窟洲出獅子

銅頭鐵額之獸十檀洲一作洲出琨吾石作劔切

至如泥珊瑚外國雜傳云大秦西南漲海中可

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盤石珊瑚生其石上

人以鐵網取之又十洲記云珊瑚生南海底如

樹高三二尺有枝無皮似玉而紅潤感月而生

凡枝頭皆有月暈此一則與八卷首公案同者

四卷之七卷音釋

譚

之閨切

昇

古亮切說文云倒首也賈侍中曰謂銜首倒懸也野王謂懸首

於木上竿頭以撼明感切蛙烏度所雷切鬣

力葉切綫音柳根也出聲類許覲切罪鏹

乎嫁切七容子褫息離切湫即啄謂穢切

琨音漲勝良切音暈有愠切日

圓悟禪師評唱雲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七終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聲塵録

卷八

七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録卷八
徒常綏梓
後學性一闕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録卷八

後學性一闕

徒常綏梓

舉百丈復問五峯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

阿呵呵箭峯云和尚也須併却挽旗奪鼓一

過新羅國寢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土曠人稱

此一則與七卷末公案同看

瀉山把定封疆五峯截斷衆流這些子要是箇

雪竇

卷八

漢當面提掇如馬前相撲不容擬議直下便用
緊迅危峭不似瀉山盤礴滔滔地如今禪和子
只向架下行不能出他一頭地所以道欲得親
切莫將問來問五峰峇處當頭坐斷不妨快俊
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且道是肯他是不肯
他是殺是活見他阿轆轤地只與他一點雪竇
頌云

和尚也併却

已在言前了
截斷衆流

龍蛇陣上看謀畧

頌是金牙始解
事隨身慣戰作家

令人長憶李將軍

妙手無
多子足

馬車鎗千里
里千人萬人

萬里夫邊飛一鶚

大衆見麼
且道落在

什麼處中也
云飛過去也

打

和尚也併却雪竇於一句中撥一撥云龍蛇陣
上看謀略如排兩陣突出突入七縱八橫有闢
將底手脚有大謀略底人尺馬車鎗向龍蛇陣
上出沒自在你作麼生圍繞得他若不是這箇
人爭知有如此謀略雪竇此三頌皆就裏頭狀

出底語如此大似李廣神箭萬里天邊飛一鶚
一箭落一鶚定也更不放過雪竇頌百丈問處
如一鶚五峰答處如一箭相似山僧只管讚歎
五峯不覺渾身沈水了也

舉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什麼生道

蝦蟇窟裏出來道什麼

巖云和尚有也未粘皮着骨拖泥帶水前下

精村後不迭店

丈云喪我兒孫

灼然有此答得半前落後

雲巖在百丈二十年你侍者後同道吾至藥山

山問云子在百丈會下為箇什麼事巖云透脫
生死山云還透脫也未巖云渠無生死山云二
十年在百丈習氣也未除巖辭去見南泉後復
歸藥山方契悟看他古人二十年參究猶自半
青半黃粘皮着骨不能顛脫是則也是只是前
不構村後不迭店不見道語不離窠臼焉能出
蓋纏白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洞下謂之觸破
故云躍開仙仗鳳凰棲時人嫌觸當今號所以

道荆棘林須是透過始得若不透過終始涉廉
纖斬不斷適來道前不構村後不迭店雲巖只
管去點檢他人底百丈見他如此一時把來打
殺了也雪竇頌云

和尚有也未

公案現成隨波逐浪和泥合水

金毛獅子不踞

地灼然有什麼

用處可惜許

兩兩三三舊路行

併却咽喉唇吻作腔

生道轉身吐氣脚

跟下踞過了也

大雄山下空彈指

不再死更

可悲可痛蒼天

中更添怨苦

和尚有也未雪竇據款結案是則是只是金毛
獅子爭柰不踞地獅子捉物藏牙伏爪踞地返
擲物無大小皆以全威要全其功雲巖云和尚
有也未只是向舊路上行所以雪竇云百丈向
大雄山下空彈指

垂示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
得說既無說無示爭如不說聽既無聞無得爭
如不聽而無說又無聽却較些子只如今諸人

曉山僧在這裏說你麼生免得此過具透閑眼

者試舉看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

甲西來意什麼處得這話頭馬師云我今日

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退身三步

身露影不妨是這老漢推過與別人僧問智藏也須與他

藏云何不問和尚草裏焦尾大虫出來也道

僧云和尚教來問受入處分前箭藏云我

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不妨是

負善知識一樣僧問海兄轉與別人海云我

到這裏却不會不用切切從教于僧舉似馬

大師這僧却有馬師云藏頭白海頭黑蒙中

將軍令

這箇公案山僧舊日在成都參直覺覺云只消

看馬祖第一句自然一時理會得且道這僧是

會來問不會來問此問不妨深遠離四句者有

無非有非無非非有非非無離此四句絕其百
非只管作道理不識話頭討頭腦不見若是山
僧待馬祖道了也便與展坐具禮三拜看他作
麼生道當時馬祖若見這僧來問離四句絕百
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以拄杖劈脊便棒趕
出看他省不省馬大師只管與他打葛藤以至
這漢當面蹉過更令去問智藏殊不知馬大師
來風深辨這僧懵懂走去問智藏云何不問

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看他這些子撥着便轉
更無閑暇處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
得問取海兄去這僧又去問海兄海兄云我到
這裏却不會且道為什麼一人道頭痛一人云
不會畢竟作麼生這僧却回來舉似馬大師師
云藏頭白海頭黑若以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
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箇總識他問頭
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一時將古人醍醐上味

着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
江水即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
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檐擔懂得
箇不安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
僧不瞥地雖然一恁麼這三箇宗師却被箇擔
漢勘破如今人只管去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
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
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脉裏自看始得穩

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空閑把斷要津不通
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
喪身失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
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
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
別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
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雪
竇真頌云

藏頭白海頭黑

半合半開一手擡一手振

明眼衲僧

會不得

更行肥三十年終是被人穿却

馬駒

踏殺天下人

業杯中出頭是這老漢

臨濟未是

白拈賊

癩兒拳伴直饒好手也被人捉了也

離四句絕百非道

麼也須是自點檢看阿爺似阿爹

天上人間唯我知

用武作什處奪

我無得無失將什麼知

藏頭白海頭黑且道意作麼生這些子天下衲僧跌不出看他雪竇後面合殺得好道且說

明眼衲僧也會不得這箇此子消息謂之神仙秘訣父子不傳釋迦老子說一代時教末後單傳心印喚你金剛王寶劒喚你正位怎麼葛藤早是事不獲已古人略露些子鋒銑若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在若透不得從前無悟入處轉說轉遠也馬駒踏殺天下人西天般若多羅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

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已後
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
下時號馬祖焉達磨六祖皆先識馬祖看他作
略然別只道藏頭白海頭黑便見踏殺天下
人處只這一句黑白語千人萬人咬不破臨濟
未白拈賊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
無與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
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

床搗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
什麼乾屎橛雪峯後聞云臨濟大似白拈賊雪
竇要與他臨濟相見觀馬祖機鋒尤過於臨濟
此正是白拈賊臨濟未是白拈賊也雪竇一時
穿却了也却頌這僧道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
間唯我知且莫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云閻在
蒼處蒼在閻處早是奇特你你麼生離得四句
絕得百非雪竇道此事唯我能知直饒三世諸

佛也觀不見既是獨自箇知諸人更上來求箇
什麼大過真如拈云這僧恁麼問馬祖恁麼答
離四句絕百非智藏海凡都不知要會麼不見
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垂示云鏤鐫橫按鋒前翦斷葛藤窠明鏡高懸
句中引出毗盧印田地穩密處着衣喫飯神通
遊戲處如何湊泊還委恁麼着取下文

舉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

你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

竿頭絲線
徒君弄不

犯清波意自如醍醐毒藥一時行是則
是七珍八寶一時羅列爭奈相逢者少雪竇

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

是賊識賊是精
識精來說是非

者便是
是非人

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

旨如何

不妨疑着元來不知
落慶長慶道什麼

慶云大似因齋

慶讚

相席打令
擲款結束

金牛乃馬祖下尊宿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
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如此者

二十年且道他意在什麼處若只喚作喫飯尋
常敲魚擊鼓亦自告報矣又何須更自將飯桶
來作許多伎倆莫是他顛麼莫是提唱建立麼
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寶華王座上敲床豎拂
須要如此作什麼今人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
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底題目道什麼分明
說道教外別傳單傳心印古人方便也只教你
直截承當去後來人妄自卜度便道那裏有許

多事寒則向火熱則乘涼飢則喫飯困則打眠
若恁麼以常情義解詮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不知古人向二六時中念念不捨要明此事雪
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這一句多少
人錯會所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
成毒藥金牛既是落草為人雪竇為什麼道不
是好心因什麼却恁麼道衲僧家須是有生機
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地只管道見什麼心有

什麼佛若作這見解壞却金牛老作家了也須
是子細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口快些子無有
了期後來長慶上堂僧問古人道菩薩子喫飯
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尊宿家底煞
慈悲漏逗不少是則是因齋慶讚你且道慶讚
箇什麼看他雪竇頌云

白雲影裏笑呵呵

笑中有刀熱發作什麼
天下衲僧不知落處

兩

手持來付與他

豈有怎麼事莫誇金牛好喫
作飯桶得麼若是本分衲僧

不喫這
殺茶飯

若是金毛獅子

須是他格外始得
許他具眼只恐眼

不三千里外見諸訛

不直半文錢一場漏逗
諸訛在什麼處瞎漢

白雲影裏笑呵呵長慶道因齋慶讚雪竇道兩
手持來付與他且道只是與他喫飯為當別有
奇特若向箇裏知得端的便是箇金毛獅子子
若是金毛獅子子更不必金牛將飯桶來作舞
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敗缺處古人道鑒
在機先不消一捏所以衲僧家尋常須是向格

外用始得稱本分宗師若只據語言未免漏逗
垂示云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
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
要平展一任平展且道不落賓主不拘回互時
如何試舉看

舉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臼烏臼問定

州法道何似這裏

言中有響要辨淺深探竿影草太然瞞人僧云

不別

死溪中有活底一箇半箇鐵掘子一般踏著實地

曰云若不別

更轉彼中去便打

灼然正令當行

僧云棒頭有眼不

得草草打人

也是這作家始得却是獅子兒

曰云今日打着

一箇也又打三下

說什麼一箇千箇萬箇

僧便出去

來元

是屋裏人只得受屈只是具機而作

曰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

啞子喫苦

放去又收

僧轉身云爭柰杓柄

在和尚手裏

依前三百六十却是箇伶俐衲僧

曰云汝若要

山僧回與汝

知他阿誰是君阿誰是臣敢向虎口橫身忒然不識好惡僧

近前奪曰手中捧打曰三下

也是一箇作家禪客始得賓主

互換縱奪臨時曰云屈棒屈棒點這老漢看僧云有

人喫在呵呵是幾箇均柄曰云草草打着箇

漢不落兩邊知僧便禮拜臨危不變方曰云

和尚却恁麼去也點僧大笑而出作家禪客

猛虎須得清風隨方知盡曰云消得恁麼消

得恁麼始盡終天下人摸索不看曰云消得恁麼消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曰曰亦是作家諸

人若向這裏識得此二人一出一入千箇萬箇

只是一箇作主也恁麼作賓也恁麼二人畢竟

合成一家一期勘辦賓主問答始終作家看烏

曰問這僧云定州法道何似這裏僧便云不別

當時若不是烏曰難奈這僧何曰云若不別更

轉彼中去便打爭奈這僧是作家漢便云棒頭

有眼不得草草打人曰一向行令云今日打着

一箇也又打三下其僧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輾

轉地俱是你家了這一事須要分縑素別休咎

這僧雖出去這公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
他實處看他如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
見得他烏臼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
轉身吐氣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柰杓柄在
和尚手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
口裏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
下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為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棒

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喫在
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
在曰云草草打着箇漢頭上道草草打着一箇
也到未後自喫棒為什麼亦道草草打着箇漢
當時若不是這僧卓朔地也不柰他何這僧便
禮拜這箇禮拜最毒也不是好心若不是烏臼
也識他不破烏臼云却怎麼去也其僧大笑而
出烏臼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看他作家相見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張唐集

卷一

五

始終賓主分明斷而能續其實也只是互換之
機他到這裏亦不道有箇互換處自是他古人
絕情塵意想彼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雖是
一期間語言兩箇活鱗鱗地都有血脉針線不
唯於此見得亦乃向十二時中歷歷分明其僧
便出是雙放已下是雙收謂之互換也雪竇正
恁麼地頌出

呼即易

天下人總疑着臭肉引來遣即難妨
天下衲僧總不知落處

勦絕海上互換機鋒子細看作出一入二俱
明公秀

兩人扶且道劫石固來猶可壞袖裏金鉞如
在阿誰邊

不滄溟深處立須乾何計麼處安排得
傳

白老烏白老可惜許這老
漢不識好惡幾何般也是箇無
端漢百千

重與他杓柄太無端已在言前泊合打破蔡
州好與三十棒

在什
麼處

呼即易遣郎難一等是落草雪竇忒煞慈悲尋
常道呼蛇易遣蛇難如今將箇瓢子吹來喚蛇

雪竇集

卷一

五

即易要遣時即難一似將棒與他却易復奪他
棒遣去却難湏是有本分手那方能遣得他去
烏臼是作家有呼蛇底手脚亦有遣蛇底手段
這僧也不是瞋睡底烏臼問定州法道何似這
裏便是呼他烏臼便打是遣他僧云棒頭有眼
不得草草打人却轉在這僧處便是呼來烏臼
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便近前奪棒也打三
下却是這僧遣去乃至這僧大笑而出烏臼云

消得恁麼消得恁麼此分明是遣得他恰好看
他兩箇機鋒互換絲來線去打成一片始終實
主分明有時主却作賓有時賓却作主雪竇也
讚歎不及所以道互換之機教人且子細看劫
石固來猶可壞謂此劫石一由旬四十里廣八
萬四千由旬厚八萬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
天人下來以六銖衣袖拂一下又去至五百年
又來如此拂拂盡此石乃為一劫謂之輕衣拂

石劫雪竇道劫石固來猶可壞石雖堅固尚爾
可洎磨盡此三人機鋒千古萬古更無有窮盡
滄溟深處立須乾任是滄溟洪波浩渺白浪滔
天若教此二人向內立地此滄溟也須乾竭雪
竇到此一時頌了末後更道烏白老烏白老幾
何般或擒或縱或殺或活畢竟是幾何般與他
杓柄太無端這箇拄杖子三世諸佛也用歷代
祖師也用宗師家也用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

縛爭得輕易分付與人雪竇意要獨用賴值這
僧當時只與他平展忽若旱地起雷看他如何
當抵烏白過杓柄與人去豈不是太無端

垂示云細如米末冷似冰霜逼塞乾坤離明絕
暗低低處觀之有餘高高處平之不足把住放
行總在這裏許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舉着

舉丹霞問僧甚處來

正是不可總沒來處僧也要知來處也不難

云山下來

着草鞋入你肚裏過也只是不會言中有響請合來知也是黃是綠

霞云喫飯了也未第一杓惡水澆何必僧云

喫飯了果然撞着箇露柱却被旁人穿却元來是箇無孔鐵鎚霞云

將飯來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雖然也是倚勢欺人也是露

款結案當時好掀倒僧無語果然走不得這禪床無端作什麼僧看是作家向

他道與和尚眼一簾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

分為什麼不具眼也只道得一半通身是遍身是一刀兩段一手擡一

手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露令而行一句道盡罕遇其人

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識甚好惡猶自未肯討什麼碗

福云道我瞎得麼兩箇俱是章秉漢龍頭蛇尾當時待他道盡其機來

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也只道得一半一等是作家為什麼前不攔村後不迷店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將

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

曰解空之祥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

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霞云選佛當往何所

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

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以兩手托幞頭

脚一作額馬師顧視云吾非汝師南嶽石頭處去
遠抵南嶽還似前意授之石頭云着槽廠去師
禮謝入行者堂隨衆作務凡三年石頭一日告
衆云來日剡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各備鋤鋤
剡草丹霞獨以盆盛水淨頭於師前跪膝石頭
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丹霞掩耳而出
便往江西再謁馬祖未參禮便去僧堂內騎聖
僧頭而坐時大衆驚愕急報馬祖祖躬入堂視

之曰我子天然霞便下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
名天然他古人天然如此穎脫所謂選官不如
選佛也傳燈錄中載其語句直是辟三千仞句
句有與人抽釘拔楔底手脚似問這僧道什麼
處來僧云山下來這僧却不通來處一如具眼
到去勘主家相似當時若不是丹霞也難為收
拾丹霞却云喫飯了也未頭邊總未見得此是
第二回勘他僧云喫飯了也懵懂漢元來不會

霞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語丹霞
意道與你這般漢飯喫堪作什麼這僧若是箇
漢試與他一劄看他如何雖然如是丹霞也未
放你在這僧便眼眨眨地無語保福長慶同在
雪峯會下常舉古人公案商量長慶問保福將
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什麼不具眼不必盡問
公案中事大綱借此語作話頭要驗他諦當處
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快哉到這裏只論

當機事句裏有出身之路長慶云盡其機來還
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保福意謂我恁麼
具眼與你道了也還道我瞎得麼雖然如是半
合半開當時若是山僧等他道盡其機來還成
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許保福當時若下得這
箇瞎字免得雪竇許多葛藤雪竇亦只用此意
頌

盡機不成瞎

只道得一半也要
驗他過言猶在耳按牛頭喫草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表

表

表

此錢遭罪半河南半河四七二三諸祖師有

攀條帶累先聖不實器持來成過咎盡大地人換手

捶骨還我拄杖來帶過咎深可煞深天下道

累山僧也出頭不得過咎深僧跳不出且道

少無處尋在你脚跟下天上人間同陸沉

天下衲僧一坑埋却還有活

底人麼放過一着蒼天蒼天

盡機不成瞻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瞻否保福

云道我瞻得麼一似按牛頭喫草湏是等他自己

喫始得那裏按他頭教喫雪竇恁麼頌自然見

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

不唯只帶累長慶乃至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

祖一時埋沒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一大藏教

未後唯傳這箇寶器永嘉道不是標形虛事禪

如來寶杖親蹤跡若作保福見解寶器持來都

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這箇與你說不得但去

靜坐向他句中點檢看既是過咎深因什麼却

無處尋此非小過也將祖師大事一齊於陸地

雪巖錄

卷

七

卷之三

三

上平沉却所以雪竇道天上人間同陸沉

垂示云向上轉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鶻捉

鳩向下轉去自己鼻孔在別人手裏如龜藏殼

箇中忽有箇出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用轉作

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且

道你麼生辨箇緇素良久云有條攀條無條攀

例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開單地忽雷掇

門云餠餅舌挂上
過也

這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餅

還覺寒毛卓豎麼衲僧家問佛問祖問禪問道

問向上向下了更無可得問却致箇問端問超

佛越祖之談雲門是作家便水長船高泥多佛

大便答道餠餅可謂道不虛行功不浪施雲門

復示衆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着祖師意便問

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什麼作佛喚什麼

留聲錄

卷之三

三

你祖即說超佛越祖之談便問箇出三界你把
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碍着你有什麼
聲色佛法與汝可了了箇什麼碗以那箇為差
殊之見他古聖勿柰你何橫身為物道箇舉體
全真物物觀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什麼
事早是埋沒了也會得此語便識得餽餅五祖
云驢屎比麝香一作馬糞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
葉尋枝我不能到這裏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

看這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餽餅還
識羞慚麼還覺漏逗麼有一般人杜撰道雲門
見兔放鷹便道餽餅若恁麼將餽餅便是超佛
越祖之談見去豈有活路莫你餽餅會又不作
超佛越祖會便是活路也與麻三斤解打鼓一
般雖然只道餽餅其實難見後人多作道理云
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麼會且去作座
主一生贏得多知多解如今禪和子道超佛越

祖之時諸佛也踏在腳跟下祖師也踏在腳跟
下所以雲門只向他道餬餅既是餬餅豈解超
佛越祖試去參詳看諸方頌極多盡向問頭邊
作言語唯雪竇頌得最好試舉看頌云

超談禪客問偏多

箇箇出來便作這縫罅披

離見也麼

已在言前開也

餬餅罅來猶不住

將木楔子換却

你眼睛了也

至今天下有誦訛畫箇圓相

麼會麼咬人言語有甚了

期大地茫茫愁殺人便打

超談禪客問偏多此語禪和家偏愛問不見雲
門道你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覓箇
超佛越祖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卧
局屎放尿至於茅坑裏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
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道得底出來若無
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有者更不識好惡作
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縫罅披離見也麼他
致問處有大大小小縫罅雲門見他問處披離所

以將餠餅攔縫塞定這僧猶自不肯住却更問
是故雪竇道餠餅壑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誦
訛如今禪和子只管去餠餅上解會不然去超
佛越祖處作道理既不在這兩頭畢竟在什麼
處三十年後待山僧換骨出來却向你道

舉古有十六開士

成羣作隊有什麼用處這一隊不唧唧漢於浴

僧時隨例入浴

撞着露柱漆桶作什麼

忽悟水因惡水篇頭

洗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宣明更不干別人事

作麼生會他

成佛子住

天下衲僧到這裏摸索不着兩頭三面作

什麼也須七穿八穴始得

一棒一條痕莫辜負山僧好撞着磕着還

曾見德山

臨濟麼

楞嚴會上跋陀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各脩梵
行乃各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此亦二十五圓
通之一數也他因浴僧時隨例入浴忽悟水因
云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且道洗箇什麼若會得
去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千箇萬箇更近傍不得

所謂以無所得是真般若若有所得是相似般若
若不見達磨謂二祖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
覓心了不可得這裏些子是衲僧性命根本更
總不消得如許多葛藤只消道箇忽悟水因自
然了當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且道悟箇什麼到
這般田地一點也着不得道箇佛字也須諱却
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宣則是顯也妙觸是
明也既悟妙觸成佛子住即住佛地也如今人

亦入浴亦洗水也恁麼觸因甚却不悟皆被塵
境惑障粘皮着骨所以不能便惺惺去若向這
裏洗亦無所得觸亦無所得水因亦無所得且
道是妙觸宣明不是妙觸宣明若向箇裏直下
見得便是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如今人亦觸還
見妙處麼妙觸非常觸與觸者合則為觸離則
非也玄沙過嶺磕着脚指頭以至德山棒豈不
是妙觸雖然恁麼也須是七穿八穴始得若只

向身上摸索有什麼交涉你若七穿八穴去何
須入浴便於一毫端上現寶王剎向微塵裏轉
大法輪一處透得千處萬處一時透莫只守一
窠一窟一切處都是觀音入理之門古人亦有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若一人悟去則故是因甚
十六開士同時悟去是故古人同修同證同悟
同解雪竇拈他教意令人去妙觸處會取出他
教眼領免得人去教網裏籠罩半醉半醒要令

人直下灑灑落落頌云

了事衲僧消一箇

現有一箇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跳出金剛圈一箇也

不消

長連床上展脚卧

果然展脚卧漢論却不論禪夢中

曾說悟圓通

早是瞌睡更說夢却許你夢見寐語作什麼

香水洗

來薦面唾

唾土上加泥又一重莫來淨地上倚

了事衲僧消一箇且道了得箇什麼事作家禪

客聊聞舉着剔起便行似恁麼衲僧只消得一

箇何用成羣作隊長連床上展脚卧古人道明

明無悟法悟了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
真所以胷中無一事飢來喫飯困來眠雪竇意
道你若說入浴悟得妙觸宣明在這般無事衲
僧分上只似夢中說夢所以道夢中曾說悟圓
通香水洗來薦面唾似恁麼只是惡水薦頭澆
更說箇什麼圓通雪竇道似這般漢正好薦頭
薦面唾山僧道土上加泥又一重
垂示云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活捉生擒不勞餘

力且道是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

也解拈虎

霹靂自屎

投子云是

賺殺一船人賣身與你

不覺臭

心僧云和尚莫戾沸碗鳴聲

只見錘頭利不

麼果然

投子便打着好打放

又問龐言及細

語皆歸第一義是否

第二回將虎鬚抱賊叫

有影 投子云是

又是賣身與你了也

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

只見錘頭利不見鑿

只是頭上無投子便打着不可放過好打挂
角含血罽人杖未到拈因什麼便

去休

投子朴實頭得逸群之辯凡有致問開口便見
膽不費餘力便坐斲他舌頭可謂運籌帷幄之
中決勝千里之外這僧將聲色佛法見解貼在
他額頭上逢人便問投子作家來風源辨這僧
知投子實頭合下做箇圖續子教投子入來所
以有後語投子却使陷虎之機釣他後語出來

這僧接他答處道和尚莫尿沸碗鳴聲果然一
釣便上若是別人則不柰這僧何投子具眼隨
後便打咬猪狗底手脚須還作家始得左轉也
隨他阿轆轤地右轉也隨他阿轆轤地這僧既
是做箇圖續子要來捋虎鬚殊不知投子更在
他圈續頭上投子便打這僧可惜許有頭無尾
當時等他拈棒便與掀倒禪床直饒投子全機
也須倒退三千里又問龐言及細語皆歸第一

義是否投子亦云是一似前頭語無異僧云喚
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投子又打這僧雖然作窠
窟也不妨奇特若是曲录木床上老漢頭門無
眼也難折挫他投子有轉身處這僧既做箇道
理要攙他行市到了依舊不柰投子老漢何不
見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投子放去
太遲收來太急這僧當時若解轉身吐氣豈不
作得箇口似血盆底漢衲僧家一不做二不休

這僧既不能返擲却被投子穿了鼻孔頌云

投子投子

灼然天下無這實頭機輪無阻有

麼柰何他處

放一得二換却你眼睛什同彼

同此

麼來也契棒不恁麼來可憐無限弄

潮人

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放出畢竟還落

潮中死

可惜許爭柰出這圈續忽然活禪床

弱殺山僧也

百川倒流開滔滔嶮徒勞佇思

口投子老漢也頌

是勘折拄杖始得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投子尋常道你總道投子
實頭忽然下山三步有人問你道如何是投子
實頭處你作麼生抵對古人道機輪轉處作者
猶迷他機輪轉輾輾地全無阻隔所以雪竇道
放一得二不見僧問如何是佛投子云佛又問
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問如何是禪投子云禪
又問月未圓時如何投子云吞却三箇四箇圓
後如何吐却七箇八箇投子接人常用此機答

這僧只是一箇是字這僧兩回被打所以雪竇
道同彼同此四句一時頌投子了也未後頌這
僧道可憐無限弄潮人這僧敢撓旗奪鼓道和
尚莫辱沸碗鳴聲又道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
此便是弄潮處這僧做盡伎倆依前死在投子
句中投子便打此僧便是畢竟還落潮中死雪
竇出這僧云忽然活便與掀倒禪床投子也須
倒退三千里直得百川倒流鬧漚漚非唯禪床

震動亦乃山川岌岌天地陡暗苟或箇箇如此

山僧且打退鼓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之閃電

說什麼初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過也後鵝

生瘡兒子過驗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

也是作家同驗子云念念不停流打葛藤溪

此六識教家立為正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因
其所以生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古人道三界唯

心萬法唯識若證佛地以八識轉為四智教家

謂之改名不改體根塵識是三前塵元不會分

別勝義根能發生識識能顯色分別即是第六

意識第七識末那識能去執持世間一切影事

令人煩惱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識到第八

識亦謂之阿賴耶識亦謂之含藏識含藏一切

善惡種子這僧知教意故將來問趙州道初生

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初生孩子兒雖具六識眼能

見耳能聞然未曾分別六塵好惡長短是非得失他恁麼時總不知學道之人要復如嬰孩榮辱功名逆情順境都動他不得眼見色與盲等耳聞聲與聾等如癡似兀其心不動如須彌山這箇是衲僧家真實得力處古人道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應雖然如此爭柰一點也瞞他不得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無造作無緣慮如日月運於

太虛未嘗暫止亦不道我有許多名相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為無心故所以長養萬物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天地為無心故所以長久若有心則有限齊得道之人亦復如是於無功用中施功用一切違情順境皆以慈心攝受到這裏古人尚自呵責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又道事事通乎物物明達者聞之暗裏驚又云入聖超凡不作聲卧龍長怖碧潭清人

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然雖恁麼更
須跳出窠窟始得豈不見教中道第八不動地
菩薩以無功用智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於一
切時中行住坐卧不拘得失任運流入薩婆若
海衲僧家到這裏亦不可執着但隨時自在遇
茶喫茶遇飯喫飯這箇向上事着箇定字也不
得着箇不定字也不得石室善道和尚示衆云
汝不見小兒出胎時何曾道我會着教當恁麼

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
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
惱十六觀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和和時喻學
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况喻取
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南泉云我十八
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又
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
曹山問僧菩薩定中聞杳象渡河歷歷地出什

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尚流也山云難下接取又楞嚴經云湛入合湛入識邊際又楞伽經云相生執礙想生妄想流注生則逐妄流轉若到無功用地猶在流注相中須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方始快活自在所以瀉山問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尚問他見解問他行解若問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見解如一瓶水注一餅水若得如此皆可以為一

方之師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早是轉轉轉地更向急水上打時眨眼便過譬言如楞嚴經云如急流水望為恬靜古人云譬言如駛流水水派無定止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趙州答靈意渾類此其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與他問處恰好古人行履綿密答得只似一箇更不消計較你纔問他早知你落處了也孩子六識雖然無功用爭奈

念念不停如密水流投子恁麼荅可謂深辨來

風雪實錄云

六識無功伸一問

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明鏡當臺明珠在掌一句道盡

作家曾共辨來端

何必也要辨箇茫茫急水

打毬子

始終一貫過道什麼

落處不停誰解看

諸師

也難下
接取

六識無功伸一問古人學道養到這裏謂之無功之功與嬰兒一般雖有眼耳鼻舌身意而不

能分別六塵蓋無功用也既到這般田地便乃

降龍伏虎坐脫立亡如今人但將目前萬境一

時歇却何必八地以上方乃如是雖然無功用

處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雪竇前面頌云活中有

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蓋為趙州投子是

作家故云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

投子道念念不停沉諸人還知落處麼雪竇未

後教人自著眼看是故云落處不停誰解看此

足雪實活句且道落在什麼處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八終



